

长

篇

小

说

乔家大院

第二部

朱秀海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长
篇
小
说

乔
家
大
院

第
二
部

朱秀海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小 引

列位看官：还记得《乔家大院》吗？十一年前，本书第一部和同名电视剧曾经风靡海内外，晋商翘楚、山西乔家第三代掌门人乔致庸怀抱以商救国的梦想、行大义于天下的故事及其与两位女子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打动了无数读者与观众的心。无论通都大邑，还是穷乡僻壤，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罕有不知乔致庸者之名之事者；乃至使外国人亦知中国古代不但有巨商，且有商道；并进而由彼人解释三十余年来中国迈进商品社会步伐如此之速，成就如此之大，皆有前缘。多年过去，至今仍有无数读者和观众关心乔致庸之后乔家后来还有没有更加警动人心、催人泪下的故事？本书和即将播出的同名电视剧回应了这一期待。

有《双调·碧玉萧》一曲为证：

回坐春城。

遗恨宁无凭。

梦里峥嵘，醒处总难鸣。

心随新剧转平。

飞红看又满庭。

一曲成。

意绪还难靖。

行，依旧似痴如病。

（双调·碧玉箫）

词曰：

花甲余生，谁复弄哀声。

再续前情。

狂士一时兴。

风来冰解柳青。

蛩窗外绿水盈。

飞絮轻。

慢撚宫商动。

听，又是晋商魂证。

目录

| | |
|---------|-----|
| 小 引 | 001 |
| 第 一 章 | 001 |
| 第 二 章 | 017 |
| 第 三 章 | 043 |
| 第 四 章 | 064 |
| 第 五 章 | 078 |
| 第 六 章 | 097 |
| 第 七 章 | 116 |
| 第 八 章 | 139 |
| 第 九 章 | 162 |
| 第 十 章 | 179 |
| 第 十 一 章 | 198 |
| 第 十 二 章 | 214 |
| 第 十 三 章 | 234 |
| 第 十 四 章 | 261 |
| 第 十 五 章 | 282 |
| 第 十 六 章 | 304 |

| | |
|-------|-----|
| 第十七章 | 327 |
| 第十八章 | 347 |
| 第十九章 | 368 |
| 第二十章 | 390 |
| 第二十一章 | 412 |
| 第二十二章 | 434 |
| 第二十三章 | 460 |
| 第二十四章 | 482 |
| 第二十五章 | 510 |
| 第二十六章 | 535 |
| 第二十七章 | 557 |
| 第二十八章 | 582 |
| 第二十九章 | 602 |
| 第三十章 | 626 |

第一章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汉口江汉关前一条大街上，商铺林立，游人如织，十分繁华热闹。一辆马车行来，被人群堵在了路上。车中二十七岁的乔映霁还在酣睡。长随小栓用力拍打他，喊道：“东家！醒醒！”映霁猛醒过来。小栓道：“你做梦都没忘记的大汉口到了！”

映霁一跳下车，四外看去，大喜道：“真是到了？大汉口，九省通衢，名不虚传，果然繁华！”回看身后一家西洋风格的大酒店，又望前方的江汉关，大喜道：“前面是江汉关，下面应当就是长江。李白诗云：‘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所以这座酒店，起名梅花大酒店。这名字风雅！不走了，住这儿了！”小栓道：“不行，过了江就是武昌，还是住到自家票号里去，好吃好喝还有人侍候！”

映霁就回头对车夫拱手道：“肖大哥，让你从广州一路把我送到这里，真是辛苦。俄就不客套了。回广州见了十三行街的老老少少，替乔映霁一并谢过。小栓，愣着干什么，快卸行李呀！”小栓站着不动，道：“要能说出非住不可的理由，我就听你的！”映霁道：“住自家票号里太拘束，想痛痛快快地在武汉三镇逛一逛就办不到，这算不算个理由？”小栓想了想道：“倒也算个理由。住酒店可以，但不能甩开我乱跑。去广州接你时景清东家和潘大掌柜说了，让小栓一步不离地盯住你，直到平安抵家。出一点儿岔子，要扒小栓我的皮呢！”

映霁吹一声口哨，道：“快卸行李！完了咱们先高高兴兴在大汉口逛三天，有好吃好玩的，咱们先吃先玩！”小栓高兴地叫一声：“好咧！”便动手卸行李。映霁目光忽然转向武昌方向。小栓心头一惊，眼神就盯紧了上去。映霁转身走进酒店大门。小栓松了一口气，提行李跟进去。酒店大堂里人头攒动，有中国人，更多的是外国人，小栓暗暗吃惊。映霁吩咐道：“快去登记住店。”小栓放下行李走向服务台。映霁转身溜出去，向一老者打听过江怎么走。老者打量他道：“一看就知客官是外地人。前面就

是江汉关，那里有过江的轮渡。”映霁谢过老人家，转身欲走。小栓忽然一跳窜到他面前，挡住去路。

映霁拿扇子扇风，做出看风景的样子道：“让你登记住店，怎么跑出来了？”映霁让小栓回去，道：“俄站在这儿看会儿风景行不行？”小栓道：“我不放心！”映霁气愤道：“俄一个大活人，你是东家俄是东家……俄要生气了！”小栓：“你就是学陕西人学话我也不能让你跑了！快回酒店。”映霁道：“我就是出来透口气儿！对了，现如今咱们大德通武昌分号的大掌柜是谁？”小栓道：“姓王，王宗禹。”映霁道：“没听说过。这个王宗禹怎么当的大掌柜，汉口这么繁华的地方，居然没有替乔家买下一处生意，譬如说这梅花大酒店要是咱家的，我还用得着等住店，一等半天？”小栓忽然道：“住不成了！”映霁惊问：“怎么了？”小栓道：“人家说了，今天巡捕衙门刚来过人，说这阵子武汉三镇革命党要起事，还说湖南的革命党也要到汉口来掺和，所有住店的客人都要本地人作保。”映霁惊喜，一把抓住他问：“刚才的话真的假的？”小栓道：“当然是听伙计说的，我怎么知道真假！”映霁又下意识地回望武昌方向。小栓道：“进去呀！”映霁道：“不是住不成了吗？这也奇了，大清一十三省，居然还有俄乔映霁住不进去的酒店。你再去问问，告诉他们俄是谁！”小栓笑道：“东家，靠着小栓的三寸不烂之舌，店咱还是住下了。人家一听说你是山西祁县乔家堡的大东家，就说不要保人，房子也是最上等的，说是啥卜里习习习——”映霁道：“甬结巴了，Presidential-suite，总统套间，是不是？”小栓道：“对，就是这个卜里习啥子，说得像进了天堂，我都没见过！”映霁长出了一口气，目光仍在武昌方向，悠然道：“我也没见过，但既然人家抬举，咱就住一回。多少银子一天？”小栓道：“自家的铺子不住，偏住这店，你还心疼银子！”映霁道：“银子嘛就是钱，钱就是花的，花钱就是做生意……都不花钱我们这些商人都得饿死。哎，你得先去看看这个总统套间，甬光听好听的，万一让人家蒙了，咱瞎花一堆银子，就成了冤大头了。不对呀，既然知道俄来了，他们的大掌柜怎么不亲自出门迎客，你是不是没说清楚，告诉他们，是山西祁县乔家堡乔家大德通的东家，乔映霁到了——”小栓站着不动，盯着他……映霁呵斥着问：“怎么了？从你到了广州，就像一块热糖瓜子一样粘着俄。这都到了大汉口，也不让我站这儿凉快一会儿呀？去告诉他们大掌柜，说乔映霁到了，让他出来迎接，不然这店我还不住了！”小栓还是不动。

映霁道：“去呀！”小栓突然低声问映霁：“你是不是革命党？”映霁一怔，大笑道：

“我，乔映霁，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乔家大德通的东家，我是革命党？你这脑袋刚刚让门挤了？快去办事！”小栓问：“你还没回答呢！”映霁道：“胡说什么，这革命党能是胡说的吗？让人听了要砍头的。俄当然不是！”小栓道：“可有人在山西传谣言，说你在广州投降了孙文革命党——”映霁大叫一声：“哎哟！”小栓被吓住了，道：“怎么了！”“行李！咱们的行李呢？你把行李丢在酒店大堂里了！我行李里可有要紧的东西，丢了就坏了菜了——”小栓上当，转身就往酒店里跑。映霁迅速离开，消逝在街道人群中。

没走多远他就进入了一条僻静小街，贴墙站住。一个高个子男人急急追进来。映霁迅速出手，将他脸朝下摺倒在地下。男人痛得“哎呀哎呀”大叫。映霁低声喝道：“什么人！怎么一直盯着我！”被摺倒的人还在哎呀哎呀地叫唤。映霁道：“消息够灵通的，本大爷刚到汉口就被你们盯上了！说，谁派你来的！”被摺倒的人努力抬头看他一眼道：“你说什么？疼死我了！快放手——”映霁这下看清了，吃一惊道：“你是洋人？”被摺倒的人道：“放手！”映霁松开手让他站起。男人道：“好大的力气！我这胳膊快给你弄折了！”映霁前后警觉地一望，见没有别人，立即打断他的话道：“你到底是什么来路，为什么刚才一直在后面盯着我！”男人道：“你先回答我的话，你是不是姓乔——”映霁心说好哇，官府这会儿连洋人都雇上了，道：“我不姓乔，你跟错人了！”男人神情诧异起来，道：“怎么会呢？刚刚你的长随小栓在酒店里登记，我亲耳听他告诉侍应生说你是……明白了，又是冒名顶替！我可真够倒霉的，来到中国三个月，冒称乔映霁骗吃骗喝的碰上十好几个，乔映霁名头就这么大？谁都拿他混吃混喝？怎么走遍中国到处都是你这种人！”映霁看他气愤走远，大喝道：“站住！”男人回头看他，就问道：“你还要干什么？不是还想打劫吧？你们中国人，个个都会中国功夫，就当我真怕你们！老子今天火了，刚才是没防备。来，这会儿咱们一对一，谁怕谁呀！”

他摆出拳击的架势，跳着过来。映霁盯着他看，突然开口道：“你是俄罗斯人？”男人吃一惊：“你怎么知道？”映霁：“拉斯普汀？”男人更吃惊了，结巴着道：“你……你是谁？”映霁一点点笑起来。拉斯普汀大叫着道：“你甭想再骗我……想让我相信你姓乔映霁，没门儿！”映霁不说话，仍笑。拉斯普汀道：“你……莫非可能也许……真是乔家大德通的东家乔映霁？”映霁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拉斯普汀大叫道：“别笑，我不会上当的！”映霁道：“万一我是呢？”拉斯普汀盯着他，突然道：“你怎么知道

我姓拉斯普汀！”映霖道：“你长得太像你爷爷。我在家里见过你爷爷和我爷爷当年在恰克图茶货市场照的相片。你和你爷爷一个模子里扣出来似的！”拉斯普汀道：“你以为这样我就会信你的鬼话？据我所知，乔家大东家乔映霖这会儿正在广州十三行街学生意，都去了八年了，怎么会冷不丁跑到汉口，你骗鬼呢！”映霖欲擒故纵，转身就走。拉斯普汀盯着他走，口中喊道：“走吧！你就是骗不了我！现如今眼面前儿在咱们中国骗子可是乌泱乌泱的！你认出我是拉斯普汀也没用！我爷爷当年和好多中国大茶商做过生意，和乔家致庸老先生做的生意最大，相与也做得最久，他们俩的照片全中国都有，你认出我是他的孙子一点儿都不奇怪！”映霖站住，回头看他，有顷走回来猛地将他抱起，大喜道：“你小子真是小拉斯普汀？”拉斯普汀道：“我当然是拉斯普汀，可我不信你就是乔映霖！”乔映霖转身再走。

拉斯普汀喊：“哎，哎，怎么又走了？”映霖越走越快。拉斯普汀喊：“你果然不是乔映霖，你装都装不像！你要真是乔映霖，见了乔家的老相与，能这样甩手就走？乔家有这样的规矩吗？你就不想知道我从俄罗斯走了数万里来到咱们中国，三个月了，一直想见乔映霖要做什么？”映霖站住，回头道：“你说什么？你们拉斯普汀家还想继续和乔家做生意？”拉斯普汀道：“当然！像当年乔家老东家和我爷爷常说的那样，天大的生意！”映霖转身走回用尽全身力气摇晃他，大声道：“你真是小拉斯普汀？”拉斯普汀道：“假了包换！可是你……真是乔映霖？”映霖道：“我要真是呢！”拉斯普汀盯着他看，摇头道：“不，你就是乔映霖，我们拉斯普汀家和你们也没什么生意可做了！”映霖诧异道：“为啥？这些年我们可是再没有听说过拉斯普汀家的消息！这些年你们家怎么着了？”拉斯普汀摇着头道：“我爷爷死后，我们家的生意就衰落了。中间的曲折一言难说。可我现在又长大了，想继续爷爷的事业，和中国最大的茶商做天下最大的茶叶生意，但我来到中国，到你们山西一打听，乔家已经不做茶叶生意了！”映霖悄然变色，脱口道：“胡说！不能！”拉斯普汀好像比他还要惊讶，一把将映霖推了个趔趄，紧张道：“不不不，你不是乔映霖！你要是他，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会不知道！告诉你吧，我亲自到过山西乔家堡见过乔家的人，他们亲口告诉我乔家不做茶叶生意了。原因很简单，眼下做这门生意赚不到银子了！”

映霖一把抓住他，拉起他就走。拉斯普汀着急道：“干什么干什么？拉我去哪儿？”映霖道：“咱们这就回酒店，立马问问我们乔家的人怎么回事儿！”拉斯普汀道：“你真的是乔映霖？”映霖大叫道：“我当然是！你呢？真是老拉斯普汀先生的孙子？”拉

斯普汀掏出护照来给映霁看一眼马上又收了回去，“怎么样？货真价实，假了包赔的拉斯普汀！”映霁上前抱住他胡乱亲吻起来：“好家伙，真是你！其实头一眼就认出了你，就是不敢相信！你小子长得比小时候可是丑多了！小时候我们俩见过，我爷爷那年最后一次去恰克图贩茶，带上我，我九岁，你八岁，赶上大雪天，我们俩打雪仗，你还掉冰窟窿里去了！没想到今天能在大汉口和你相见！我就叫你小拉吧！”又道，“好了小拉，你到了中国，你是客，我是主，今天我得请你客！”拉斯普汀高兴起来：“太好了！我就是喜欢中国人请我客，在哪里，什么时候？”映霁把自己要去做什么全忘了，道：“什么时候，当然就是今天，就是这会儿呀。走走走，回酒店，我们开瓶好酒，好好地叙叙旧，商量商量怎么重新开始做天下最大的茶货生意！”又问他怎么到了汉口。拉斯普汀道：“因为你们乔家不做茶业生意了，我打听到汉口是中国最大的茶业市场，就来了！到了汉口才知道，最大的茶业市场在上海，我都买好了船票，明天就要去上海了，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碰上了你。”映霁道：“你要再这么说话我要生气了啊！你哪儿也不要去了，最大的茶业市场就站在你面前！走走走，我请你客你还不麻利点儿跟我走！”拉起拉斯普汀就走。

拉斯普汀踉跄地跟他走，边走边道：“你要真是映霁，我求之不得，当然愿意跟你一起走万里茶路，像我们俩的爷爷一样，将天下最大的茶叶生意从中国的武夷山直做到俄罗斯，做到法兰西……可我还是不相信你就是乔映霁！”映霁站住道：“故意气我是不是？想让我揍你一顿？算了，这顿饭我不请了！”说着转身走。拉斯普汀喊：“怎么又走了？想让我相信你是乔映霁也不难，只要今天你能帮我在汉口做成一桩大生意，我就信了你！”边喊边撵上去。

二人吵着闹着已经步出了小街。小栓正在这里左顾右盼，一眼看见映霁，麻溜儿地跑上来抓住他，大声道：“可找到你了！可找到你了！一声不吭就跑了，吓死我了！汉口这么大，你要是让拍花的给拍了——”忽然看到后面紧追上来的拉斯普汀，急忙上前护住映霁，焦急道：“他是谁，要干什么？”映霁生气了，要将他扯开。拉斯普汀已经追上来。小栓再次挡在映霁面前大喊：“你是谁？还是个洋人！大汉口真是什么人都有啊，连洋人都学会拍花了！”映霁用力将他扯开，对拉斯普汀道：“你刚才说什么？我要能帮你做成一桩大生意，你就相信我是乔映霁？”拉斯普汀点头。映霁道：“你这小子今天还挠着我的痒痒了。别的事咱不是行家，就这做生意——”说着那眼睛就朝四外乱瞅，一边还在跟拉斯普汀说话，“你想要我帮你什么生意？”拉斯普汀

道：“来汉口三天了，喜欢上了这地方，你能不能不让我花一分银子，帮我盘下一座酒店，梅花大酒店那种档次就行！”小栓大叫道：“东家，别听他的——”映霁盯着拉斯普汀，大笑。拉斯普汀道：“你笑啥？”映霁道：“我笑啥都跟你没有相干。哎，你怎么知道我能在汉口这个地方，不让你花一分银子就能帮你盘下一座酒店？”拉斯普汀笑道：“这个我不想说，不过说了也无妨。如今乔家在中国，就像洛克菲勒家族在美国，巴林家族在英国，执中国商界和金融界的牛耳，你如果真是乔映霁，以今天乔家在中国商界的地位和影响，就能不花一分钱帮我办成这件事，要是不能——”映霁一把抓住拉斯普汀就走。拉斯普汀嚷嚷起来：“哎——哎，去哪儿？”映霁道：“梅花大酒店呀！你不是要盘下它吗？”拉斯普汀道：“我真没银子！”映霁道：“不要你的银子！”拉斯普汀低声道：“听说这个酒店是武汉最有权势的人，湖广总督瑞澂的小舅子开的，其实真正的老板就是瑞澂本人！”映霁吃了一惊，差点儿没站住，道：“没想到是他家的。”一边就松开了拉斯普汀的手。拉斯普汀失望道：“难住你了吗？告诉你，牛不是这么吹的。”映霁又把他的手抓住道：“既然吹了，那还得去试。但我有个条件。”拉斯普汀紧张起来道：“啥……啥条件呀？”映霁一指小栓，又指自己道：“我们俩刚到汉口，还饿着呢。刚才我本想请你吃饭，现在你要我帮你做事，这顿饭得你请！”拉斯普汀道：“让我想想……这么着吧，你是商人，我也是。你出价，我就可以还价。你真是乔映霁，不花银子就帮我把酒店盘下来，这顿饭就是我的，盘不下来，饭钱自付。”映霁道：“万一我们俩是拆白党，吃完了打死也没钱，你怎么办？”拉斯普汀道：“那也好办。我一口咬定你就是乔映霁，让饭店的人过江去武昌乔家大德通票号喊人过来认领他们东家。不管你是不是乔映霁，乔家都会付账的。”映霁笑道：“你可真够狠的。吃人不吐骨头。咱们走！”

他拉起拉斯普汀向梅花大酒店走。小栓大叫道：“东家！”映霁回头道：“怎么了？”小栓道：“算了，走吧。”映霁也不理论，拉起拉斯普汀急急往回走。小栓松一口气，跟着走回去。

人群熙攘的江汉关码头上，正有一对刚刚下船的兄弟走出来。二人朝前方望去。望实高兴道：“大哥，终于到汉口了。前面就有一家小客栈，我们先住下来，回头我去找一条回山西的便船，能不花钱从汉江走到襄阳府，再从那里上岸，走陆路回太原府，能省老大一笔盘缠呢。”被他称作大哥的崔望百朝前方人群中望了一眼，忽然低低叫了一声：“快看那是谁！”望实道：“是谁？”望百切齿，一字一顿道：“乔映霁！”

望实看他一眼，心说真是乔映霁？望百一把抓住他道：“快走，他刚刚进了前面那家大酒店！要真是他，我们还不走了！”说着扯起望实就急急往前赶去。

此时在梅花大酒店的西餐厅雅间里，映霁和拉斯普汀已经坐下，小栓身后站立。映霁喊道：“侍应生，拿菜单！”拉斯普汀道：“等等！还是先谈生意吧！”映霁道：“先吃饭！”拉斯普汀道：“先谈生意！”映霁久久看着眼前这个俄罗斯人，道：“不好打交道啊！”拉斯普汀道：“你也不是个好打交道的中国生意人！”映霁想了想，对待应生大声道：“请你们东家！”侍应生吃了一惊，结巴道：“先生，您说要请谁？”映霁道：“我说过了，请你们东家！”侍应生道：“先生，这个……请报您的尊姓大名。”映霁道：“刚才登记住店时不是报过了吗！山西祁县乔家堡，乔家大德通东家乔映霁。啊，还要告诉你们东家，我要替这位俄罗斯国来的拉斯普汀东家盘下这座酒店。听明白了快去！”侍应生惊得不结巴了，道：“什么？盘下这座酒店？”映霁道：“不行吗？”侍应生转身风一样跑出去。小栓道：“这怎么回事儿，又不吃饭了？”映霁道：“谁说不吃饭？是有人想要我的好看，先说事儿再吃饭。”小栓嘟哝道：“我看吃不好。万一事情谈不拢，人家这么好的酒店，咬死了给多少银子也不卖，这小子是不会请这顿饭的！还是这个稳当！”说话间竟把随身带的干粮拿出来，口中唤着：“小二，来杯热水！”没人答应。小栓生气道：“这什么酒店呀，小二——”映霁一把夺下他的干粮道：“别丢我人成不成！干粮外头路边上吃去！再说人家这是大酒店，跑堂的叫作侍应生，不叫店小二，以后学着点儿！”忽然又生气了道，“怎么回事，还没有来人见我！”转过头又想起一件事，看小栓道：“问你一件事，咱们乔家，不做茶货生意了？”小栓一惊，要回答，一群巡捕闯进来，不容分说，将三人铐上。拉斯普汀和小栓大叫：“干啥干啥？”

映霁却不惊慌，横眉立目，正色道：“怎么回事！”酒店二掌柜带着侍应生对巡捕头目道：“就是这三个，其中这一个，谎称是山西乔家大德通的东家乔映霁，刚刚登记要住总统套间，这会儿又说要见我们东家，盘下酒店！”巡捕头目道：“带走！”众巡捕拉起三人要走。拉斯普汀看映霁，大声叫屈道：“哎呀妈呀，你真是个骗子！我上当了！别抓我，我是老外！”巡捕头目道：“统统带走！”

映霁不走，大叫：“等等！我就是乔映霁！”众巡捕和酒店二掌柜等人哈哈大笑。映霁气愤道：“你们让假的乔东家骗多了，真的来了也不敢信！我问你们，你们东家是不是姓钮祜禄，名字叫富善，他还有个名字叫和尚，三年前从北京八大胡同里娶的小妾名叫小冬宝。他姐姐嫁给当今湖广总督瑞澂时穷得连头面都配不起，到我们

北京大德通票号去当乾隆皇上御赐的宝刀——”二掌柜脸色早变了，大叫一声打断他的话：“爷！不要再说了！各位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各位请回！乔东家，得罪了，小的这就去请我们东家！”

梅花大酒店外，望百带望实从人群中走来，隔着街面死死地朝酒店里望。望实道：“大哥，你真看清楚了？”望百忽然挤过人群，直朝店门里闯。两名门卫上前呵斥道：“站住！干什么的！”望百坚持要闯进去，大声嚷：“找人的，你管得着吗？”两门卫对视一眼，用力将望百抬起，从台阶上扔下去。望百“扑通”一声被摔在台阶下，半天没爬起来，望实上前将他扶起，望百还要挣扎着朝酒店大门里闯，大骂道：“你们店大欺客，这是做的什么生意！我一定要进去！”望实死死抱住他，颤抖道：“哥，不要，你不是乔映霁，进不去的！”望百回头一抹嘴角的血，冷冷道：“兄弟，我们走！”二人踉踉跄跄地走到街对面的店铺前站住。望百回看酒店大门，又看望实，问道：“望实，还有多少银子？”望实警惕了：“你要干啥？”望百道：“听说汉口这地方，什么都有卖的，我想买枪！”望实下意识捂紧身上的银包，害怕道：“你你你要买啥？”望百道：“我本想回到山西，干掉乔家，为我爹、你爹，为我们崔家报了血海深仇，可老天今天在这里给了我机会，崔望百今儿要是错过了，哪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再有！汉口号称九省通衢，你看这街面上，到处是天南海北来的人，我要是冷不丁一枪把他打死，没有人会想到是我们干的！现而今乔映霁是乔家的顶梁之柱，让他不明不白地死在这里，乔家那些人就会在家里反起来，不等我们动手，这个如今在山西和全国号称第一的商业帝国就完了，我们家的大仇就报了！”望实张大嘴巴半天没合拢道：“哥，你原先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你去上海学生意时对我说，你要到那洋人最多、生意做得最厉害的地方，把洋人经商的本事全学过来，再回到山西商界，用手段把乔家打败，让乔映霁死无葬身之地。你没说过今天在这里用暗杀的办法对付他！”

望百已经听不见他的话了，道：“要不是因为乔家，我爹崔鸣九当年就不会因为一桩高粱霸盘之争死在山西大牢，你爹鸣十也不会在后来与乔家的商战中不明不白地被人暗杀，我们家也不会像今天一样败落。不要再说了，拿银子出来！”望实更紧地抱住银包，不得已道：“你要多少？我们还要盘缠回山西呢！”望百一把将银包夺过来，打开数里面的散碎银子，失望道：“这点银子怎么买得到枪？……就是这样，我也要去碰碰运气！”他朝前面一间店铺走去。望实无奈跟过去。

梅花大酒店的西餐厅雅间里，酒店东家富善已经匆匆带二掌柜走进来，对映霁

连连拱手道：“映霁兄，多年不见，不知道你大驾光临，得罪了！富善这里赔罪！”映霁站着不动，道：“原来是财主来了！乔映霁从广州学生意归来，路过汉口，没想到这么巧，住进了你这酒店，还让你的人当贼拿了下来！”富善连连作揖赔礼道：“得罪得罪，我都听说了，这帮孙子肉眼凡胎，哪里认得了你这尊真佛爷，等会儿我请饭赔罪——”映霁道：“我来介绍，这位是我刚在汉口碰上的朋友，我们乔家老少三代的相与和世交，俄罗斯大茶商拉斯普汀先生。”回头又对小拉道：“这位也是我的朋友，钮祜禄·富善先生，听说过和珅吗？当年富可敌国，银子比皇上家都多，他们是一家。”拉斯普汀和富善拱手施礼道：“见过富善东家，久闻大名。”富善对他却没有对映霁热情，虚应道：“啊，你坐你坐。上好茶，最好的茶！哎哟，刚才我还说要请饭赔罪，这还喝什么茶！乔东家，这是西餐厅，西餐有什么吃头，走走走，咱们去中餐厅，乔东家难得来一趟汉口，我要请你吃本地最有特色的名菜，清蒸武昌鱼、网衣鳊鱼、黄州豆腐、荷包丸子、蒸白肉、烧三合、三鲜酥肉、散烩八宝、黄焖甲鱼、红烧野鸭、母子大会——”小栓来了精神，大叫一声：“等等！说我上次路过汉口，这里还有一宗好东西，叫作热干面，好吃！”富善大笑着道：“热干面是下里巴人吃的东西。映霁兄要是有兴趣，咱们也可以从外面叫进来一尝……好了好了，乔东家请移驾。”

映霁笑看拉斯普汀道：“怎么样？咱们客随主便？”拉斯普汀道：“等等。刚才这位富善东家说了这么多名菜，那这一顿饭，得多少银子？”富善用瞧不起的眼光看他，嗔怪道：“拉先生多虑了，一顿便饭，富善还是请得起的。乔东家请！”拉斯普汀道：“不用我花钱，对不对？哎，有没有好酒？”富善道：“乔东家不喝酒。请！”拉斯普汀道：“可是我喝呀！”映霁道：“行，让富善先生拿酒给你喝，管够！”众人簇拥着映霁走出去。拉斯普汀跟在后面，快乐起来。

入夜，梅花大酒店中餐厅雅间里，一行人杯盘狼藉。映霁、富善和拉斯普汀都有了酒。富善再为映霁斟酒，举起酒杯对大家道：“来来来，乔东家，这是洋酒，葡萄做的，跟喝水一样，不是咱们中国产的烈性白酒，再饮一杯，咱们就进入正题。”映霁还是有了一点儿醉意，道：“不行，老富，今儿我上你当了，这葡萄酒好像也醉人呢。小栓拿药来！”小栓进门，拿来了药丸子。映霁匆匆服下去。拉斯普汀醒来问：“什么药？”映霁不愿多说，只淡淡道：“解酒的药。”又问，“正题？什么正题？”小栓将药拿走。拉斯普汀重新趴在桌上呼呼大睡。富善吓了一跳，放下酒杯道：“乔东家不是忘了吧，是你白天说的，要盘下富善的酒店？”映霁想起来了，笑道：“对不起，我把这档子事

忘了……怎么老富，你这酒店位置这么好，说日进斗金一点儿都不夸张，我白天下车，头一眼就相中了它，恨不能当时就能盘下来坐地收银子。你不会真昏了头，要把它盘出去吧？”富善小声认真道：“我可是真的！”映霁看他，酒一点点醒过来，大笑道：“开什么玩笑！不可能！”富善偷看一眼拉斯普汀，更小声了，道：“不是这小子想盘下酒店吧？是你要盘下这座酒店，对不对？你要盘，我就给！”映霁摇摇头又笑，道：“不，真是这小子要盘这座酒店，可他现而今手头没有一分银子。这样的生意你也愿意？”富善笑道：“他没银子我不怕，你乔东家帮他说合，你就是保人，我只当是把酒店盘给你。全大清一十三省，我只认你，别的人不认。”映霁酒完全醒了，深深地看他，突然问道：“当真想卖？”富善点头。“为啥？”富善回避他的目光道：“不为什么，就是想卖。”映霁道：“不对。这么好的产业要出手，不可能没有原因。”富善一笑：“乔东家是明白人，怎么还要富善细说？”映霁忽然警觉道：“你是说——”富善什么也没说。映霁忽然笑起来道：“丑话说到前头，我也没有银子。”富善笑道：“我不怕。我说过只认乔东家。只要你写一个指头宽的纸条，说你把这酒店盘下了，我这会儿就把酒店交给你，抬腿就走。这里的一切就全姓乔了。”“你就不怕我荒了你的银子？”“你就是告诉我乔家现如今一两银子也没有，我也不怕。”“那又是为什么？”富善道：“乔家在武汉三镇可以没有银子，在山西也可以没有银子，甚至北京的大德通大德恒两家票号也可以没有银子，但只要乔家葆有今天这样的商誉，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拿到我的银子。对了，乔东家一言九鼎，吐口唾沫都能砸个大坑，说过要盘我的酒店，绝对不会反悔。对吗？”

映霁心想这事儿快弄成真的了，道：“可我还是不明白——”富善笑道：“乔东家，我说过了，我就是想卖酒店。不但酒店要卖，我在武汉三镇的所有产业都要出手。因为我和你不一样，我是满洲人。”映霁笑容已落，深深看他，欲说还休。忽然，他听到一种声音，隐隐约约在远处爆响。富善霍然站起，面色大变。映霁嗵的一声站起，看着富善大叫：“老富，什么声音！”富善已经慌了，无奈道：“枪声！武昌那边出事了！怎么能这么快，我的酒店，我的当铺，我的田地房产，都还没脱手呢！”他大叫起来，一转眼就跑了出去，不见了。

枪声更加稠密起来。小栓忽然奔进来看映霁，大叫：“东家——”映霁大吼道：“外头怎么啦？”小栓道：“东家不好了！有人说，革命党在武昌动手了！”映霁大叫：“动手了？怎么搞的，我居然把大事给忘了！都是这个拉斯普汀，今儿白天我一到汉